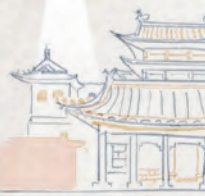




博物民间



太平盛世，如今的民间博物馆藏家一方面在享用前人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也要为后人留下些什么！**

1984年，在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做职员王安坚在自己家里开设钟表博物馆。此后一段时间，吴少华经常到闸北永兴路110号601室王安坚家中拜访。王、吴还经常书信往来。手抚1985年12月29日王安坚钤印“恭贺新禧”“马”“长寿”等闲章的明信片，吴少华至今对1990年7月16日突发脑溢血过世的王安坚深深怀念。王安坚过世时，整60岁。如果不是这么早身故，他可以经历对于收藏家来说更好的时代。

1986年6月，上海市收藏协会的前身——上海收藏欣赏学会成立。比起如今逾6000人的规模来，吴少华回忆：“当时会员只有二十几人，藏品也以纯粹的老物件居多。那时候开始，逐渐比较知名起来的民间博物馆，除了王安坚钟表博物馆以外，还有陈宝定先生的算具陈列馆、蓝翔先生的筷箸博物馆、冯懿有先生的香烟牌子博物馆等等。”

上海，毕竟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清末民国以降，就曾有“收藏之半壁江山”之称。清道光年间上海人李筠嘉的慈云楼，曾被龚自珍称为与宁波范钦的天一阁齐名。岁月变迁，沧海桑田。不少如今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收藏家，都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淘宝的岁月。“淮国旧”往事，成为收藏界某些朋友圈聊天的保留节目。而王积稼当年的处境可不一样。在甘肃平凉，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奋斗——从旧书报、老证书，到马镫、铜锁、砚台，在当时的周围人看来，王积稼想要收集的都是些没人要的东西。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西北农村，谁顾得上留下这些旧物？

即便是在上海滩，吴少华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民间博物馆馆主，许多以收藏门券、糖纸、年历、月票贴花、旧报纸、烟标、火花等老物件居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除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收藏爱好者之中以外，馆主们的藏品门类也更丰富了，更具艺术性了。“鸡血石、紫砂壶、唐卡、当代书画都问津者众。”吴少华说，“我认为，从馆主们藏品由单一品类到更多元化，这就是从温饱到小康的一大标识。以前一些收藏家，本身是收藏痴迷者。譬如王安坚先生收藏的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钟表，那是他半生心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学会了修理钟表，不少藏品就是在他的

巧手摆弄下起死回生的。这当然令人肃然起敬。而如今，更多的人在将艺术生活化。譬如买来字画放在家中，甚至买来一些翡翠玉器‘武装’自己。买了大房子了，更需要装饰。这就导致了市场需要更多品类、更多层次的藏品。”

喻立新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紫檀雕刻”的传承人，却更是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江苏南通如东新店三角渡村的喻氏木工第四代传人。对于喻立新来说，能到上海这个大码头闯荡，由市场肯定他作品的价值，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到了上海以后，喻立新不仅在嘉定安亭立足，创设立新紫檀雕刻技艺传习中心，还担任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他的作品更在宝库匠心馆展出、为方家所藏。

吴少华所见，则是沪上一些资深藏家，也开始由摆弄古玩，到今古同玩。“譬如位于浦东申江南路的紫东阁艺术馆，以收藏海派红木家具为主。不仅有老红木家具展示，也收藏有当代作品，或者当代复古作品。”在吴少华看来，比起古玩来，现玩能够解决有关鉴定的问题。不比古玩，一旦鉴定出是真货，那就可能是天价，一旦鉴定成假货，又成了“垃圾”。现玩的鉴定，要容易得多。这也让不少玩家涉足到现玩领域。

现玩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鉴定方面比古玩方便一些。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吴少华发出感慨：“太平盛世，如今的民间博物馆藏家一方面在享用前人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

8月6日，长三角收藏协会联盟战略合作研讨会在沪举行。摄影/郭新洋

